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續集三十三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為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銜哀致辭於予曰昔  
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  
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  
學副提舉封吾母宜人廣大祇奉 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  
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修

上恩詎謂吉凶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水之悲罔極奈何忍  
未即死以終大事願推述吾父啓慶儲社源流之所自及吾母  
為之飲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  
台縣莫詳所以徙提舉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

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傳人壽一經故許氏明經者  
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  
進取為名舉朝並暮習皆為己之學其為人純慤靜重不妄言  
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  
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貲產  
惟其所用無靳竇祭百須及門戶事悉身任之諸弟咸感化而  
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廢  
疾病之前三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  
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詎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  
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掾吏用資格序遷而  
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  
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宜族吳學

公之歿率諸子奉窆步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乏必周之諸子既蚤矣所怙宜久遭道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致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笑語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謀作隄以捍之而或者憚其勞費先聖廟及學舍屢稅而多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為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為己任宜人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興土木之後得無為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設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馳思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生禁可以無憾矣予竊抱其示廣大詩詩則穹官峻嶽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以德之於

泉下手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于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即廣文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次小茂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益浩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潘嘗序其篇端以為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乎佻茲故恭論獨序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卒不以施箴器於身爰有淑德媿于名門克生材彥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社有民而澤實豐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龍光下貴耀於無垠公侯之後在爾子孫龍山之原歸焉丘墳

本則已拱合祔惟新歸歟同穴表以貞珉

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秋故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宜人張氏以其子文杰  
官七品並膺贈典於是府君之歿三十有六年宜人歿十有  
一年矣文杰使以狀來曰先人之葬也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  
辭文杰自惟無所肖似非敢效昔人之有所待茲幸貽被

上恩責于象環皆先人積累所自致又非敢竊以為功也惟所  
以發潛德之幽光者不宜無述敢奉狀以請願昇之銘按狀府  
君諱某字某世居常之晉陵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儒至府君  
乃以醫名家府君於書無不涉獵病時人溺於塲屋之文絕去  
弗為嘗慨然曰仕將行吾志以及物也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  
又未可必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得以必行吾志者惟醫乎乃

求良醫而師事之洞究其術人以疾來告不憚風雨寒暑囊藥以往或有以報之輒謝曰吾志不在是也府君性純篤甫十歲父母相繼亡毀瘠如成人墓在永升西鄉去家六十里廬其旁而朝暮上食事之如生至元十三年國朝取宋之兵至常州府君挈家避地姑蘇中途與兵遇兄姊妹及從弟四人俱為所虜府君傾家貲求得之同居三十年恩義無少替常州已降而復為宋守主將怒屠其城府君母族妻族反其師之家皆無遺類府君還哭之吾恨不得與俱死也歲以城陷之日為位于別室以祭焉永升冢舍毀於兵鄉人或據其故址而犁為田府君不與校惟日夜至其處號泣而已有憐而問其故者愀然曰吾親託體魄於此吾不孝無以動人而使至是敢不自咎乎其人聞而愧悔乃以地來歸府君酬以錢比常直三倍復為屋其

上而墾田以給饋祀不廢府君家居尚儉素所服惟布衣出入無輿馬或勸稍廣其田宅以為子孫計輒應曰古人謂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退吾固不欲損其智況忍益其過哉府君生於宋嘉祐二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今皇慶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安定西鄉之姚墅張宜人有淑德後二十有五年卒合葬馬子男二人長文照次即文杰今為從仕郎池州路東流縣尹女二人適鄭天錫邨通德孫男二人在宦女若干人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檢夏景餘未行予觀府君平生志在澤物及遭值變故又能以義起禮而處之各盡其道終於隱約而以子貴成身後之名豈非所謂積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歟文杰方以材見用於時所以追榮其親者未見其止姑以其所已至者叙之如



此銘曰

身之不達志則已施時之孔艱義有必為自其族姻逮于師友  
德之在人所積已厚擇術也良及物也深擁其餘祉被于來今  
荷天之休流光未艾尚不一書以謹登載

廣福司提舉封奉訓大夫太和州知州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諱方平系出吳偏將軍瑜瑜子都鄉侯胤失侯而徙  
廬陵廬陵今為吉安路吉安之有周氏自胤始有仕隋為會稽  
太守者曰汾翁忤煬帝屏宜春久之復還廬陵後五世乃自廬  
陵之烏東遷泥田又九世當宋元符崇寧間有與中書舍人劉  
公才邵並游太學者曰諤楊文節公慕其遠風而為之追賦浩  
齋者也浩齋子遂良是為公之高祖曾大父諱叔度大父諱椿  
年當江南臣附之初事會鞏轉強家大俠來時志橫獨能以儒

生為狂瀾之砥柱公私咸賴為父諱琦母楊氏公其長子也幼從名師教以先涵養而進於義理之學壯歲嬰家務以幹蠹自任凡稅賦徭役田廬督聚小大衆事無不身親之稍閒則延名勝之士與居與游由是聲譽日廣仁宗時駙馬都尉潘陽

王嗣主高麗廟事署公為本國西海道勸課農使公愔然曰方今車書大同朝廷以高麗望國俾得自除吏此豈非仕國乎既至京師忽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遠涉鯨波重貽膝下之憂竟辭不赴居數歲用薦者得旨以公為廣福監丞比出命

先令供職時方立重名爵之法上以廣福所掌募造梵典

為東朝集福之所特命勿拘此制尋復有旨周方平儒者其速授以命書諸人無得授以為此公憾上恩而恪恭所事及監改為司留公為提舉公罷勉就職旋即辭歸泰定元年

也公在京師十餘年尊官願人若程文憲趙文敏諸公皆略名  
位與交公初未嘗有所攀援以求進也既歸遂不復出里有標  
谿族人列居兩旁乃因面勢治亭臺作新樓榜曰雲泉優游家  
林二十餘年將終諸子咸侍受所欲言公曰子孫以和順相保  
家事從叔父則吾無憾矣以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  
六十有五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于新淦州楊名鄉石洞之原  
公性孝反割田畀龍雲山僧以奉祖考忌辰敬承先志叙次家  
譜衆族居泥田者千餘家散處他郡者倍是尊卑遠近無敢紊  
者鄉鄰有艱厄必周給之公初以子九鼎貴封承事郎吉安路  
同知太和州事暨加封奉訓大夫吉安路太和州知州飛騎尉  
永豐縣男已不及受練祥之日命適下哀榮兼至焉夫人李氏  
唐西平王晟之後亦自宜春來徙與公家為世姻夫人善綜理

家事公父子無內顧之慮而得以成其官業者夫人之助也夫  
人初封宜人加封永豐縣君以至正六年二月某日卒享年七  
十有三十二片某日祔葬于其鄉赤石潭先墓之次子男七人  
長紳永順安撫司蒙古字教授次繕皆前卒次即九鼎以材受  
知丞相郭文忠王補宗仁蒙古術儒學教授今以累遷為奉訓  
大夫婺州路總管府判官次茂次厚次復次總宜女四人適曾  
嵩李繼善李晚李深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公年十  
七而舉子三十九而抱孫未六十而曾孫生歲時家慶甥孫中  
外洗洗在列人以為積善之報九鼎至婺而滄方以老不任事  
得謝而歸書來俾銘公墓潘幸獲受廕為泯安敢以衰朽荒落  
辭謹以公族孫鄉貢進士閔孫之狀序次如右而銘之銘曰  
周顯於吳以奇材稱遙遙千載乃用文鳴垂芳四葉學優不仕

逢時奮興自公兄弟人皆好徑公避弗赴

天語褒嘉命之

曰儒公方退讓仕不擇祿時止則止返吾初服碧溪泠泠飛雲湧泉俯仰自得踰二十年榮光下賁由公有子揚名之鄉公其

宣只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著族君十世祖稟自松陽然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教文閣待制者曰宏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

皇朝為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

習凡聖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歷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脩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叅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酷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幹盡人以為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弟守以為法天曆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肖堂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即母之諱長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

曲盡孝敬撫諸弟有思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為通政院宣使至  
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  
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為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  
可不戒抵家之日即命遍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  
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  
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  
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  
壬辰葬于某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嘗  
都縣尹坂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  
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琛別名伯顏由歙縣丞  
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為承事郎  
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婿曰湯奎何遠孫男六人

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棲閑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琛用治最受知憲府議以覈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晦孫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宜隱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美其為為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為夸大可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

士之為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曷賈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祉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贈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趙府君墓誌

銘

今天子至正二年肇修

祖宗故事肆命有司復用科目收天下士於是趙生由欽首以國子上舍為左榜釋褐第一循舊制授七品官因得請于

朝贈其父教授府君為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曩予忝備員學官與由欽有斯父之雅故由欽求為銘以表于墓隧予不得辭府君諱孟賚字仲良姓趙氏其先宋之宗室世為汴人自燕恭懿王六世至宗正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英始不緣屬籍而以材自奮擢宣和某年第嘗為台州黃巖縣丞遭靖康之變遂家焉人即其所居以為稱曰西橋趙氏宗卿生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伯洙則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

師雍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贈容州觀察使大父諱希聖宣教郎  
史館校勘贈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父諱與熈咸治七年進  
士調鄂州州學教授任皇朝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  
備國史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諱文簡永國  
閻文康公復實誌其墓母史氏贈某郡夫人府君性醜慤幼侍  
文簡公至京師巖然如成人稍長讀書務博覽強記而明其大  
義不資以為辭章時新製蒙古文字頒行未久鮮有能通之者  
府君一見曰此聲音之學耳試習之輒精其藝用薦者授溫州  
路蒙古字學教授非其志也文簡公欲使涉歷於政事姑遣之  
官府君拜辭怵惕不忍遠離左右到官數月忽若有動於中即  
日解印綬還侍旁文簡公果屬疾府君晝夜奉湯藥無少懈疾  
竟不可為遂薨貧無以具喪事賴 朝廷賜時給驛乃克返

葬府君平居事母孝母畏雷焚香侍立終日不去歲時祭祀以禮治家處置有法盛著必冠言無諧謔由是子弟未嘗敢有惰容藝語待賓客樂為之傾蓋與人交以誠有持物來售者給以高價如數酬之其人深自媿悔後不敢復為欺鄰家偽為契券據所賃隙地而有之終弗與校人服其長者紛爭不決多求質焉或遺子弟來見必戒飭使敬謹無失皆嚴憚之娶范氏順德唐山人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范公慶之女封宜人婦道母儀凡稱於宗棠子男四人長由錕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即由欽初補從仕郎台州路宣海縣丞秩滿改調汝寧府願上縣尹次由鑰孫男五人宜浚宜汶宜泳宜洋宜渥女三人宜淑適同郡吳明遠宜潤宜汜府君嘗與宜人往省范公於鎮江因留居焉重紀至元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寓舍享年

六十有四諸孤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棺厝於丹徒縣崇德鄉  
之釜頂山初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有以文簡公名上聞者名至上京奏對稱  
旨即以爲翰林待制尋陞直學士進侍講學士數陳謨論深契  
上衷眷遇益厚特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文簡公之歿也  
伯兄孟實既有官序遺澤次當屬府君輒以讓其季弟孟賈服  
除調漳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亦不赴浮湛里閑二十餘年而終  
伯兄後累遷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季弟今以通議大夫  
祕書卿致仕獨府君仕而弗顯乃以子貴卒享身後之榮由欽  
方妙年而進用於時馳思所及未見其止談者率謂此造物乘  
除理所必至其果然耶夫理之在天固不易知觀其善讓而能  
讓蓋有合乎人道之好謙君子之有終者不可使後之人無述

焉此子所以不辭而為之銘也銘曰

有豐其積推而弗食有夷其涂卻而弗趨惟天所畀克平其施  
一本而分既參以均其委其源有考茲文曰公侯之子孫

山齋喻君墓誌銘

山齋喻君諱高字仲明其先由杭之富陽徙婺之義烏義烏多  
宦族而莫盛於喻氏宋南渡後六十年間第進士者六人有兄  
弟自為同年者以特科及世賞入官者十有二人升子學貢于  
鄉于潛者又不預焉君之曾大父諱南強承直郎處州路縉雲  
縣丞大父諱厚祖未仕而卒父諱夢炎登仕郎本慶元己未進  
士朝奉郎賜緋魚袋致仕侶之孫縉雲府君命為大父後與兄  
綱俱以有官就試于潛闈綱試兩浙不利登仕府君試江東為  
周禮第一當上春官而不欲先其兄後三歲綱領鄉薦乃與之

俱行道病卒。綱泣曰：吾弟所以不以不孝自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忍由科第取祿仕耶？遂不復踐塲屋，而用廩補官。母浦江石氏，通判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範之孫，女有子二人，長曰京，次曰魏。早卒。君最幼，江南新附，母於干戈未定之際，窖藏白金千兩。京適出，君取而用之。京歸，母語其故。京曰：兄弟一體也。弟之有即，兄之有何較焉？母因以他所藏白金千二百兩均遺之。君請悉歸于京，而京復推以與君。兄弟交讓者累日。京僅取其百兩，君亦不敢過取。從叔祖長林尉死，無以斂，其家以絲、朱質錢有金釵，從絲中墜地，左右匿不以告。君適窺見，亟白于母，而歸于叔祖。母彼初不知，絲中有所藏也。君五歲而孤，依母兄以立。母兄相繼歿，殯俱在堂而台之。巨寇竊發于鄰邑，家人皆走避。君獨傍徨不忍去，斂金帛，冥兩柩間，寇至，舉以昇之。曰

吾不吝其所有而不愛其死者，觀全吾母兄之柩耳。冠衣其睛而弗受，柩亦賴以完。妹病瘡，君撫育四甥如已。子母有金釵為甥持去，君輒以他金釵遺曰：「在是矣，竟不責其甥亦不以語人。」妹及其夫死，皆為具棺衾而窆焉。妻兄李石通判廬州，杜君至官下石攝帥事，有卒去數日而負其母以來，當以軍法從事。卒折曰：「母老且病，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君偶在側，泣然流涕曰：「吾亦有母老矣，舍母弗養而遠游於數千里外，曾不若一卒之孝乎？」君獨不見韓魏公之事乎？石感君言而貸之軍中，大悅。君亦即日以母老辭歸，石莫能留也。君為人莊重而坦夷，持身處家待人接物務各盡其道。蚤年師事東陽樓先生，雖老不親學，歲必再迎致而厚禮之。閱二十年如一日。君既老而三子無在者，安於天命處順自適而已。性嗜飲而不過。

其量好奕碁而不以勝負為意平居澹然無營而喜談農務所  
居山齋大書聖賢格言于座右尤愛誦邵堯夫詩間有所賦詠  
直寫其胸中之趣而不雕飾以求工亦不以示人也年八十有  
四以泰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家臨終神色不變謂親友  
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語訖而逝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  
于崇德鄉鱗湖西距家二十步而近君所自卜也娶湖之德清  
李氏觀文數學士忠愍公若水世孫女先四十八年卒葬洪  
判塘山再娶同邑賈氏先八年卒與君合葬焉子男三人長祺  
為堂弟鑑後先三年死次祐為兄京後先四年死次祐賈氏出  
先十三年死于京師今祔葬君墓旁女一人適童祐知英德府  
必大之曾孫亦已卒孫男一人密本君次男祐之子命為祐後  
而聘外孫女童氏為之婦曾孫男一人濬女一人君沒時密甫



弱冠後二十有五年始克哀其遺事以告于潛而囿其不朽潛  
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處而不出者類皆以  
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小子習而不察謹厚之風  
日益以衰而君凝然居衆人之中未嘗有游言戲色竊敬慕焉  
今觀密所述度幾乎古之卓行君子者始愧向之知君者未深  
也庸擬其可傳於後者序而銘之銘曰

清風喬木繡湖一曲生於此乎歌死於此乎哭所謂伊人其行  
也獨表以石章有轟其伏篆刻惟新不知夫草之既宿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諭於潛曰  
葬宜有銘敢以為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為幸臺聯  
書之潛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風有

雅故而玠又與潛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守長孺姓黃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鶴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貲產逮今雍睦聲已素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具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為學者所尊慕雅不善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縵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剖州符三持使節棠蔭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

澹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道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翠山之西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為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於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于姑得其惟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

人長即玠次瑋女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卿府君以直道為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為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顧罕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為己不近名逮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聞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臨川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宗慶字可善其先自昇徙撫之南城後祈其地置金谿縣故又為金谿人曾祖昇祖彥誠父公縉母王氏而君章氏出也君幼孤從兄潛貢進士夔于撫而教之稍長能以勤儉

持其家待人咸有恩意時江南新附徭役無定法君周旋委曲  
悉得其宜人莫不善其達於世故然性本疏直無鈞棘脂膏之  
態見阿媚取容者深惡焉聞者莫敢愠有不說者亦弗顧也間  
嘗卜居先塋之旁晚復歸治故廬而居之雖迫閑闌而有林壑  
之趣暇日從容園池閒課家僮以樹藝畜牧暮還呼子若孫聚  
語酒酣岸幘浩歌以自適君既老以家事付其子而諸孫亦頗  
出頭角能以文學自見方將泊焉以休而遽以疾不起至元三  
年十有一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二月壬寅葬永和鄉  
之烏石崗娶余氏先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日起蚤  
世次日隆孫男二人敏敏而敏以君治命為日起後曾孫男二  
人同問女三人子友危君素與君同里閑而有通家之好敏又  
受學於危君而辱交於子奉其父命以危君所述來謁銘按舊

祖也高祖諱祖尹贈承謀郎曾祖諱士龍清祐辛丑右科進士以明職歷知復賓廣雷四州積階武節郎其行治有吏部侍郎馮公夢得所為墓誌祖諱逢辰考諱耆老並國子免解進士君以從子為之後本生父願老亦國子免解進士考吾母弟也君少敦朴不務矯飾稍長受學于名師制行益粹夷事親盡孝待族姻里黨有恩平居足跡不履官府雖門戶事一無所竭而於將迎之禮惟謹與物接不為操切險刻恟恟寡言未始以聲色加人樵兒牧豎或犯之終不與校州里之人咸稱其長者元貞大德間用薦者補儒學官累遷處之石門洞書院山長俱以本生母老不赴母既歿喪哀故山絕意仕進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惟知保其先廬而訓子孫扁所居曰肯堂以見其志至順三年十二月丙辰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王氏先七年卒子男三

人長觀次咸次興善蚤卒女三人適樓光大李翼亨吳文耀孫  
男五人永文永慈永大永泰永恭女九人觀等卜以四年十一  
月某日奉柩葬明義鄉雷州使君墓西北十里青山之原遵治  
命也予與君家故為世姻戚又予妹婿屢為之銘不得辭初大  
林君筮仕尉鄞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實任簿領其歿于浙漕  
父船官公已躋法從哀而銘其墓以長者稱焉馮公亦稱雷州  
長者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由君之著稱於人者徵之家世之懿  
有自來哉序而銘諸匪予之私言也銘曰

古之長者猗萬石君名在史氏以孝謹聞惟君自持履冰臨谷  
一鄉之評史所不錄展也厚德有本有源千載所悲驥尾青雲  
薦茲銘詩表厥封樹曰惟長者劉君之墓

明善書院山長姜公墓誌銘

鼎尚書陳公存數薦其材皆不報入 皇朝遜迹弗仕自台  
徙杭又徙鄞至君遂徙昌國其徙昌國也知州李侯某實迎致  
而俾五子師事之昌國固雲海島嶼之尤叟絕者也君不以所  
居所養易其素扁讀書之室曰敬齋以自厲焉君卒以至順三  
年十二月乙丑享年七十有一葬以元統二年二月某日墓在  
縣東隅郎家奧雙髻峯之南娶唐氏子男四長即天禧次天祐  
次天裕早世次天祺女二適陶昱應負孫男二女四銘曰  
姜氏之先維師尚父煌煌家謀遠有系序于嗟乎君為位則卑  
百世之祀匪君之私君雖不遠君多孫子有隕自天將復其始  
爰建碑號曰齊之姜表茲海隅式告勿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續集三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没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太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塚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太和最長而獨後死太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太和于其親能無所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照照之子曰靖明春秋叔梁學疇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

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貨過其舊未始非富而不由禮展與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東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傲象山陸氏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濡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歎傳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民人乏食賴君以活者甚眾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遠揚州君兄德珪抱

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瘞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訖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凡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墓廬于墓者再暮兄子文嗣幼病痿不良于行鞠之適于己子且為娶于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警歎皆歛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表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太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始將為曠太和報濟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母聽婦言乃曠大德也己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太和等奉遵治命奉柩墓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太和某官次文泰文厚又次文彝女一人適嚴權孫男九人銳欽鑿鍾鉅銖鉅鉞銘女三人適洪興黃舉金華張

志道曾孫男二十二人源深漢泳洵浹混洪瀛洪濬洪得澧  
洧滌洽潯沂淪潞女九人適周宣張善應洪康洪達義烏王剛  
金華應隆韓觀其二許適洪享東陽蔣嘉亨玄孫男三人棟楨  
棧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遠  
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太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修其  
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  
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于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  
乏人迺續其遺體于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  
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  
軫文顛運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解難而卒無取  
沈：義聲撼于州邑有伉其門子孫藝塾款云君子其澤五世

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殺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杜佐郎襄陽路殺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  
為氏代有閒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  
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  
其仲曰承耶承耶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大曾父諱頌又  
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虞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洙特  
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  
為之師後進賴其淑父率為佳士里人孫私丞德之時宰賈魏  
公侶道客也城其得士譽諸于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  
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  
乃得自便逮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初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勤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壻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馳驅兩京侍

上起居服

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從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權君

為其知事特下令昇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  
事乘傳聞中或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  
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閒息適上既登極春訪寮屬並以思超  
選有單被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  
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較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  
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敬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  
其縣長官故給事于省聞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察而君顧位  
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于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  
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盜為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曹  
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  
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隣者訊之曰火  
自內出乎押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壘楚以情



結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却使者聞之  
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待文書  
俯仰傾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于章句而  
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  
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于廬陵寓舍故主  
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  
語及之輒泣然泣下殺城書滿代者不至謀于故人金同日奉  
遷改墓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汎湖以達廬陵于其護吾家  
沿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  
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知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  
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  
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極馬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玄曰  
汝能返塋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祁之  
孫女適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  
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滿江  
趙友瀉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  
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塋君仁卿壽戴初里水齧其墓乃以  
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塋于乘驄卿御史里夏山之陽虛  
其位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于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  
母曾氏祔舍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窀穸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  
並瘞焉其改塋後七年玄始奉君塋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竊  
觀君服勤 先朝遭遘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  
外補悅首下僚尋常資格猶可序進而遽止于是小試之効雖

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于  
幽可乎庸弗壞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世恒系其逢乘<sub>謂</sub>提出或取顯社嶷嶷蔣君鱗攀附翼  
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為蔚乎良材孰尸繩墨奪為棺槨  
有項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  
兆茲新卜以窆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足承賁于松柏

義武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婺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繼鉉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  
里再閱月間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是時為太尉  
府長史具衣衾棺物以斂于是太尉來歸時士大夫知君者咸  
弔哭而相其其遺莫執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

蘭溪某鄉某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莖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  
屬潘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徙婺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譜  
失其名逮君六世矣曾大父曰果宋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  
稅務大父曰化龍仕 國朝為登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龍頭場鹽司丞父曰玉奉訓大夫結興路總管府判官母何氏  
某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為兒童時已巖然如成人貌和  
而內有守事父母無子弟之過與人文重然諾特不喜拘曲士  
亦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于貲承之以儉勤罔有廢缺然其  
待鄉鄰以恩細人之家有捕鼠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  
意珍玩之物惟以古書籍法帖來售則原直取之所藏書僅萬  
卷日誦筆數千言下箸編至百乃止而廢家務少閒復扶冊莊  
誦雖祁寒暑雨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

于心目獨嗜為近體詩因勝日美景脩然意得輒于詩發之有  
雙溪小篆二卷藏于家君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字之女  
子男二人長鑑次欽女四人長適張堂次適莫維賢餘未行孫  
男四人溥浩演汚女一人初君少壯時恥為物役不汲汲于祿  
仕閑閑却掃若將終焉或為君言前人所蘊積以封植乎祿  
者不可使揜過而弗耀君乃幡然而起以門蔭自陳持文書詣  
京師赴吏部銓潛方竊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歎洽甚亡  
何而潛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待嗚  
呼悲夫微二子之請尚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  
也銘曰

行乎遲々三年而飛名乎我隨如取如携襟藉既施乃墮壁圭  
泉疏壤夷考卜在茲前人之蓄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燾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衛鄉并被卅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靈庵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己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于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雋聲後二十年遠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為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歸師儒之選俾職教一邑者悉改調于外省君解職以名刻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聞

署置同時捧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怡于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素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校于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報官俸斥私錢禮造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于里之大家事多綿絕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勿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塋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婿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瘠而志傲傑自奉殊儉薄而容至館穀必豐贍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飢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貲廩無餘蓄久乃先塋諸孤既誌歲月納壞中仍踏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幸予獲執弟子禮于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披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岵邑居之族檢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揮大惠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 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露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子嗣



人庶有以知其委社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執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遲、與物委蛇世或謂迂  
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弗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  
善積于家穢、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鵠爲亢其門閭  
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端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  
者五世號為義門宋高祖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  
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弟仕大父起之待補太  
學生父辰伯入 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  
州事母畢氏贈宜人君讀書喜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  
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

于仕進自

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設場屋至治癸亥

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江縣簿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俾君通攝之在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吾求無詘其職謂此足矣援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間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

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憲遵治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適重江抵于西湖寓舍以銘為請始子域君子郵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韜晦之久遠出而小試已迫于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法所發也微不震以轟卒不大施放岳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窆昭以銘詩

許村塲監司管勾謝君墓誌銘

故西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塲監司管勾謝君既歿且葬其子資深以狀來謁銘始予識君子京師長身美鬚氣充而志銳諸公貴人為其知己者多欲引授之然竟無所遇合隨牒調補而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翁惟謝氏遠有世序其家于杭

於潛天目山之陽莫詳始所以扶曾祖教祖宣皆有隱德父輔  
中歲慕黃老氏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處士其卒時八十  
五歲矣援華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間  
朝廷募民入粟賑閬阆之飢處士素樂施與至俾君輸粟五百  
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場監司管  
勾改吉安路永新州升鄉寨巡檢升鄉在萬山中群盜所出沒  
君不憚警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閱月俄有處士之憂服  
除乃得許村許村苦海水為害課比不登而私販又數為官府  
所累任令丞者畏吏議多自引去君既就職曰此理財之一事  
耳以公減私何事不可為是雖拘于法吾用外法意為之可也  
未幾而課日增羨盜民亦無所售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  
諭達之事益以簡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屬疾以至元五年秋

七月丙子終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庵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七  
庚辰返柩于家六年春正月癸酉塋于谷里沈村下塢之原娶  
沈氏子男三人長即資深平江府尋處時賦提舉司吏目次死  
之次庾珪女三人適孫璿勝初徐煥孫男七人鏞鏜銓鈇鏜鏜  
鏜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剗股和藥以進  
疾隨愈其後處士亦得危疾甚君剗股和藥如處士之奉其父  
而處士竟無恙治家有法閭門肅然遺其子受學于時之名師  
遂至于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忤已初若不能平  
終亦不舍怒蓄怨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凡石實狀其行予未及  
為之銘而君死亦卒嗚呼不又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兮孰充而振之謂不有命兮孰遏而止之百年之積  
兮一朝而啓之不卒其施兮竟孰使之後有與者兮尚克嗣之

建德縣志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  
閩風山曾大父禹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  
功卽慶元府慈溪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  
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  
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  
致疾棊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開窗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  
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  
懈若有待者選

今天子更新庶政舉科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  
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縣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  
者曰文宣死于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康

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  
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慮為北上費氏之勝方娠而未  
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束帛為母壽第言旦夕歸南未幾  
而廉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勝之子邵祖生已兩月君  
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恸幾絕時進義府君歿已若干年  
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啓其塚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  
月某日塋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于筮仕寧海聞閩風山中  
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  
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序交于君乃知君子劉  
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  
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  
涘其訓諸生于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

賢才景運而君獨遠止于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于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天後二年復見夢于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既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天而開之得于彼而喪于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見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厚其昌

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虞士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



閭之家在民數中稱多貲自視故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豪侈  
恒慙嗚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已而同郡貲相埒者稍  
稍傾散惟若獨完然能尚義而好禮遇數歲細人之求賴以全  
活甚衆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不滿意而去訃音所及或不遠  
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  
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飲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某  
死復為買棺以墓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于儒宮  
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詠于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  
之澤被于窮無也故于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當得  
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狃義熟以田歸之遺重幣  
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璘柳君貫者以為之  
師戶屨至無所容華割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刻古壘陳公製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謀必以忠不以私有餘貨而華其冠服教子治家一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君嘗從之學為史事察君苛用以女歸焉君贊其家執子婿禮理家事惟謹家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所當與者畧不以屑其意入以為難君生于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于後至元二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塋長洲縣陳公卿先墓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杜氏所也好學而能文久游都邑用薦者當得官以想存無他兄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濤先卒次適施友又次亦杜氏出未行君塋後五年右乃以狀來請銘予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苟不在是雖貴且富弗取也幸而獲從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據狀所述而銘諸銘曰

惟古之人任不擇祿有非其志不遠而復猗歟沈君或久或速  
惟志之求其得常足惡盈好謙神之式穀委社嗣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肇慶路總管嘗都孫公以疾請謝事

制授嘉

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肇慶其  
孤勝安壽山既返柩于嘗都以八年某月某日塋某鄉某原乃  
以卿貢進士唐旂之狀北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君  
大本謁予為之銘王君辱舉予為僚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予  
不敢拒也按狀君諱伯顏字晉元姓孫氏其先自大原徙居青  
齊間唐鳳翔少尹鯉生刑部侍郎撰中書侍郎拙刑部史有列  
傳中書避地南遷家于度之度化度今為贛州路而度化為嘗  
縣都嘗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翊以材武為某官其

四世孫長孫宋進士以太子中舍知潯州中舍之孫立節登進士甲科以不肯為條例司屬官忤王荊公及為桂州節度判官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活大小使臣十二人于死蘇文忠公為作剛說者也其二子曰總曰勳皆從文忠游總亦起進士以某官知岳州于公為一世祖高祖諱延休晦迹弗仕曾祖諱德誠皇贈松江府知府祖諱典禮皇贈德安府知府階官皆中順大夫勳皆上騎都尉爵皆追封樂安郡伯曾祖妣李氏祖妣曾氏並樂安郡君考諱正臣皇贈秘書少監累加同知淮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階自朝散大夫至中大夫勳自上騎都尉至輕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封郡公妣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夫人公少聞敏尤精于譯語大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扈從泰定中拜元帥公入覲于咸宣殿有旨命中書錄用之

公辟不敢當尋辟監修國史譯史天厯初還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譯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網吏之役數補攝夫之逃亡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請展為十歲以紓民力役徒受直必親給之宰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琛貝山積一毫不以自污部使者及帥臣交章薦材任牧守拜中大夫肇慶路總管兼勸農事下車之始痛戢黠胥悍卒之舞法病民及科取追呼之煩擾嚴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所食鹽咸為價十五萬緡率令民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于興學校舉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夢臣

胸山縣尹信臣新會縣尹元寶孫僉慶遠安撫司事弟鼎之子  
赫斯廣西宣慰司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于千里之內人以  
為榮而輔臣前在肇慶有聲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胥慶焉廣東  
分聞闕官檄公攝其事所控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  
以靜民夷恤服居數月而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垂屬  
續時惟壽山在側戒以務學修身孝親敬長語不及他勝安未  
省公疾中道聞訃逮其至公已不及見矣公娶卜氏累封樂安  
郡夫人後公九月卒于男二人勝安壽山也女四人孫男一人  
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友與人交重然諾喜獎拔後進周人  
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修于家者推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設  
施未竟士論惜焉餘慶所鍾後將復振畀之以銘使刻以俟焉

銘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弗究儲社則多克生才彥慕其遺緒  
際今昭代咸有官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  
蓋時其庸俾踐朝著年未及謝胡奪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  
承休襲美在其後昆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置幽室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幼武既介于友陳君謀求銘其  
大父府君之墓尋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冢上  
之石未有刻文今方改卜奉遷不有以識之懼歲月寢久後人  
不知兆次之變易或至于湮沒辰者幸獲私于執事而託吾祖  
之不朽茲不敢他屬也是用有請而不嫌其瀆惟乞矜而畀之  
銘于哀年多感不欲銘其父又銘其子而陳君懇援前賢銘人  
父子者為此不容卒辭君諱堃僊一名鉉字子舉其先自汴徙

常之無錫曾大父諱詮宋將仕郎大父諱友聞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久諱璞以入粟賑荒當捕官辭不受  
專用薦者特授進義校尉晉宣真宣等處打捕屯田都總管府  
總管又辭不拜予所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兒時不即凡  
既長慷慨尚氣節處事剛果明決一無所撓意所欲往人莫能  
回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背相長雄君獨不肯苟徇世  
好而有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相酬酢未嘗以少且賤  
自處有所退縮見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  
京師君即日具舟楫徑行去其家數千里無少頽戀至京師未  
幾以才受知于月者罕脫脫罕兩院使因共推轂得備宿衛攀  
真吃刺思司徒時為都功德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  
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由衣布進用者散階下所居



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而銓曹靳弗與近臣有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歎都功德使所掌祝釐檜袞皆朝廷重事每入對

上前都事輒載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

聖語雖在庶僚

而日近

清光士林中以為榮居亡何俄患體熱而歿李梁

公領太醫亦雅知君屬其院官親為診視治療後三日病良已還白梁公言其病已去者七分餘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廬扁復生亦無如之何也已宜聽其亟歸君于是謂告就醫江南抵家接親舊相問勞如平時殊無所苦居五閱月而病再作氣逆臃脹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于家得年二十有六夫人陳氏誓不他適而保其遺孤後二十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其門閭名之旌節里子男一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嗣

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幼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恒  
以其期望者思無負所託託能有立至于成人女二人婿曰鄭  
彰周德遠孫男四人女三人始君以其卒之月某日葬于所居  
梅里之冷村而君之弟鉉鏐及妹前後相繼死並厝一垣內墓  
位不與禮合陰陽家尤以為忌至是乃得善地于其西北若干  
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焉予觀士之有其才  
有其志而不有命泯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究于  
設施而化行于其家康他之節無媿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人  
潛德幽光久而彌著尚何憾乎不予及識君而陳君之言可徵  
不誣銘諸石章庶以慰君子泉下云爾銘曰

君先汴人後南徙或仕弗顯或弗仕違君有作承委社生逢盛  
時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藉何壯

偉以疾賜告遂不起三年一飛未渠已蝶藉甫陳璧乃毀既墓而遷無違禮君其永寧比後嗣揚君英聲垂千祀為之銘者太史氏

北堂單氏安撫司文昌縣尹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錡字勝遠姓王氏撫之臨川人宋丞相荆國文公安石之弟太子右贊善大夫安上生承奉郎贈朝散大夫拈有子曰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稅墓其母劉氏于郡城東百里鍾山之下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荆國墓先太師楚公子金陵之鍾山因卜居其處今吾觀墓所在山名適同吾其老于此乎遂築別墅携其子瑀而居焉瑀官石城尉自瑀而下六世皆不顯七世孫曰元亨自統竟峯君之曾大父也為人素厚重歲飢出乘取直與衆人無異而陰以錢糴粟中與之其好善而不欲近

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陰德父曰慶來少從涪安令曾公子良  
遊以材畧自負江南新附群盜竊發里中大家多為所剽劫即  
委以招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卒曾公為銘其墓母黃氏奉其  
姑至孝姑病瞽目抱持與櫛問二十五年無少懈儒學提舉姚  
公雲表其墓曰孝婦而為之銘三子君最長生而警敏壯歲謁  
父執觀察判官徐公龍賞聽而問曰為人何以自立徐公大奇  
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為學穎出儕輩間時列郡役民為平準  
庫吏以不習官府事宜多致破產爭納賂祈免代役及君家君  
曰姑為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筦庫而役不及民人以為  
便父病革頌三子曰年長者不足慮所憂者幼子耳君曰當竭  
力願無以為念後卒訓拔之為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禮  
初度集客不遠數百里母喪巾者數即畢至林氏婦早寡作屋

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初君之曾大父作義塾號明珠書院部使者聞而嘉之得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君為瑞之高安縣學教諭遷吉安之龍溪書院山長吉訖多士教官殊不易為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詮部借授廣之南海縣黃鼎嘗巡檢到官兩月盜起鄰境奉帥閩檄率弓兵民義泛海直抵其巢穴盜聞君來相視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與抗羅拜于海島而去未幾海北盜起帥閩檄君部軍糧數千石或謂君海不測蓋以計免君毅然曰食其祿安敢怠其事乎即日遂行三日至金星灘雲霧晝晦風濤大作舟多漂散從者皆泣下君語之曰母懼今日之事國事也海神享國家之祀

典祀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為詩投之風即止諸舟亦來集人以為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糧往赴之踰月而

遠分省官獎其勞欲用為帥 掾辭不就歸構新居扁其樓以  
海嶠曰吾于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  
汝州儒學教授學康素薄君為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  
除乾宣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階將任即乾宣故海南之瓊管  
道險且遠或謂君可無行君不荅奮然就道在官歲餘令行禁  
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冒瘴癘涉鯨波而從事于斯者無他度  
發效一日之志爾今老矣雖久何為即解印綬去父老迭留不  
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啜步趨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  
酌酒賦詩嘯歌為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  
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  
欽未仕次佐用君蔭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適林明次適劉晉  
順倪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

四人宗衷等既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君柩塋于饒州安仁縣某鄉方塘之原前塋俾佐奉曾君堅之狀來謁銘狀稱君平居謙論臺主于建功業充宗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趨趨之態年過七袞氣不少衰有馬援班超之風焉子弱不自振耒老納祿豐蒙思復出竟以殘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塊于君之老而益壯安能以材駟氣駕出奇語揚夫死乎焉以佐不遠千里踰江湖而來存而銘之姑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

遠矣王氏望于臨川保其世業興時周旋君材則望又克有志不卑其官樂職嗜事返乎初服聲正師模有命自天製邑海隅竭戚以趨老而壯益一日之忠無忘報上虛身不繫勇退急流某丘某水卒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堅土厚銘昭其款式示永久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沂之字聖與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徽言京石科進士積官  
武功大夫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堯知晉寧軍主管嵐石  
路安撫司公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諡忠壯建炎南  
渡子孫自汴徙衡更以文自見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  
及仕而從父環起進士為修職郎揚州司戶參軍母沈氏君幼  
知學迨稍長善屬文 國朝統一字內治具甫新未選以科  
舉取士杜門自守餘二十年時方尚文法吏事郡長二有愛其  
材敏者挹使任簿書大德壬寅始赴浙東憲府辟為書吏累遷  
浙西江東十年之間徧歷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將贊其使者務  
持大體遇事一決于理不為苛刻以扶摘細微人稱為平其在  
浙西歲適大侵被行臺檄分賑湖松江兩郡設策以勸分豪民  
閉遏不奉命者悉絕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



以繼之事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權宜而不責其為專擅所活以  
萬數用累考上名中書皇慶癸丑授將任郎温州路總管府提  
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身疏別蠹敏小大庶政寔就條  
理會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授特契分通殷勤覲為其  
聚賕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假會監丁事按郡吏巧為攀  
緣構陷以愆其忿君不自明引咎誣伏事聞于臺伴御史覆按  
無驗劾罷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仁  
和場監司管白亭戶多強我不受要東姦民又習為私販犯法  
者眾君不爭于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  
先林連之志公私咸以為便泰定甲子遷將仕郎延平路將樂  
縣主簿所掌賦之重日數十旦夕檢視其飲食醫藥戒獄卒不  
得縱虐之而尹素貪暴數加法外之刑囚聞君詣郡府白盡反

獄欲殺尹而逃既就執皆曰吾徒罪極無復望生苦尹之酷不  
得速死而啓倖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俟其出而後發聞者  
無不太息焉居二歲械浩然有歸志曰吾年垂七袞諾子亦已  
見有頭角曷若歸佚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  
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任命下而卒天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  
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終神氣不亂却藥謝醫愉然而逝娶王  
氏子男三人長辰孫以茂異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曹城場鹽司令次任由翰林書寫授從仕郎澧州路  
安鄉縣尹次孫杭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前進士承直郎  
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濤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汪應辰次  
適陳光祖皆同郡官族孫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无姊  
甚謹外姑廢居無子君以贊壻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

之壽終于將樂故之以禮不遠千里返柩而塋歲時別為位祭  
焉君子用舍行藏未嘗淹速為計較居家不殖貨產惟焉于教  
子舍旁種竹數百个號曰竹所左右書焚香冥坐客至則與  
之徜徉于其間優游以卒歲辰孫等既卜宅兆于某縣某鄉某  
原以某年某月某日衰大事後二十年任從予在史館乃以銘  
為請予不取以哀朽固辭銘曰

藏器于身所持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逢不取顯位  
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則不顯蹟用孔多其止時止鼓缶而歌  
貽慶嗣人及見其進接軫華涂交翔並奮積善有報難必者天  
夫獨胡為宜得其全惟派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以碑板  
承直即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奎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徙家慶元而占籍焉

曾大父諱某父諱崇義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葉氏贈宜人君初以才見推擇為吏于郡府又以廉能見察舉為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吏凡歷四考乃赴吏部銓授將仕佐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浙東帥閩帥為令史調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陞承事郎延平路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弗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為數居常怱怱不樂暨積官七品用刑推恩乃詢諸宗屬在尊行而高年者審其像命工以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享以神如在之敬焉嘗卜地為樂丘虛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冠命諸子他日以已稱其旁君之致孝于親無所不用其情如此君素個儉家務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

輕喜怒議論依于寬厚不以訐為直待人以和而無崖岸明白坦夷終始如一亦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幕佐其使者鎮之以靜不事矯激沽名為郡僚彌縫闕失必盡其誠民被惠尤深廉慎自持奉已甚嗇宦塗跋涉五十寒暑南轅北轍備殫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終其天年出處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于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于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即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明俊次明德太常禮儀院某署太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所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泉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孤遵治命以至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君柩塋于鄞縣西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予昔納交于君最久君與子別十有七年而歿又十有七年而予與明德相見于京師明德踵予門而言曰先人

之墓迄今無銘者蓋未有所屬也知先人莫子若敢請予不得  
辭銘曰

嗚呼王君處為孝子出為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乏事不求赫赫  
之名以震耀于一時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闕于  
來裔

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道家奴嘉議公墓誌銘

公諱道家奴蒙古人父閻端母不顏忽都公生有美質異于常  
死至元十四年前十歲即入見

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為御位下必闌赤以

材智見稱齊單間叛王乃顏稱兵東鄙上躬行天討公從

厲車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扈駕親征海都  
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就宿衛之列絕口不自

言元貞元年中尚卿也里失班禿魯等以功狀聞于

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濱成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  
左藏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藏庫大使至大元年 制授

承直郎左藏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為大同路朔州  
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勤農事至治元年轉朝列大夫  
入為豐潤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

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道州路總管府事公任  
筦庫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多惠愛不自表暴以為名而所  
至政聲藉甚部使者數薦述之未及召用遽引年請納祿以嘉  
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遂不起公生于  
前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

村之原公夫人曰奴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子男一人曰善顏女  
三人適所達罕拜住宣徽院判官七十堅孫男三人曰阿牙赤  
曰斃音奴曰太帖木兒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先是公既謝事善  
顏用公蔭為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遷承直郎諸路寶鈔提舉後  
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  
十二月某日附公墓之左阿牙赤蓋提舉君長子于公為適  
孫以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于翰林學士承旨岳柱榮祿公何  
潛為之銘潛幸獲執筆從榮祿公之機詎不得辭第媿哀行無  
贊揚萬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銘曰

人材之生必于昌時公以弱齡昭受

主知入持文墨出履行陣功成不居耻于自進

天監在下

曾莫遲遺試以刺職無適不宜既疇民庸益踐朝著乃遽引年



納祿而去公則逝矣高風凜然亦既有子胡吾不年尚其闡孫引而不替捐梓園堅式告來裔

從任郎紹興路諸暨州判致仕蔣府君墓誌銘

君諱葵字昌南姓蔣氏先成都人也高大父源登宋元豐進士第知汝陽縣因家新息曾大父誠大父椿父庚贈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母王氏追封宜人君生質穎敏幼嗜力學性至孝蚤歲嘗為童子師講授邑里以供菽水之勞承顏奉養惟謹如也至元丁亥江淮行省以儒辟君為吏兩浙轉運司兩浙鹽課數浩繁歲調官分辦文書旁午為奸莫之能防君為上其狀於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大德間鹽法失治諸吏繫于獄屬君籌畫君以善利導人不迫不擾而事已集上官優禮焉考滿湖溫之平陽州候官其俗累訟君惟守律令吏不得欺每治

死獄必反覆究其情而求活之比歲丁未杭州大飢江浙行省  
撤君賑之民賴以生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又請降八  
品知事印今所用者是也廡學壞重修之禮樂器悉完之其後  
復長平陽州懷平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蓋課無執  
累貧民君為視民田多寡以定其賦委里正掌之民利其便學  
舍為海潮隱廢歲久弗治君以儒者田計畝勸輸遂以更完士  
譽其美至刻石紀焉天厯戊辰謁選中書論資當贊襄一郡  
吏部以缺少奏授湖州路安吉縣務稅課大使居已二年于  
是君亦老矣遂告老以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卜居  
錢塘湖上一時名公如聊城周馳錢塘仇遠南陽鄧文原臨海  
陳恕可皆與君為高交友袁羊山水飲酒賦詩以逸老志因自號  
曰竹齋先生沉毅未嘗妄言笑設譽用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

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資處之裕如也教子弟嚴  
與朋友信誓親故之不能莖者四人塚外氏凡姨孤遺女三人  
以後至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錢  
唐夏氏封宜人先九年卒子二人曰宏由君廢補官今為某官  
曰完都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興化路儒學正其年四月  
八日與宜人合塋錢唐縣履泰鄉佛衝塢口之原塋後八年宏  
等涉濤江走金華山中持翰林編修官陳君繹曾狀請銘嗚呼  
若君之為其可不謂之賢乎哉潛當觀世之為吏者操刀筆要  
利以肥其身以厚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為刑郡僕而其子孫  
歎然守貧家若未嘗仕者其子為人之賢不肖可知也銘曰  
廉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豐盈貪以污其身曾不如君以  
儒行成吁嗟乎君是以為太史之銘

屏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刊有隱君子曰王君璋瑛字汝圭至正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以疾卒塋之二年其內弟前進士諧暨州判官許君汝霖為狀其行代致其諸孤之言來請銘按王氏出姬姓晉室之東始與文獻公負時重望十二世孫緜緜五世孫瑛瑛孫搏皆為唐相吳越時瑛五世孫承慶始避地來荆其孫濬遂定居荆之東林世以儒為業在宋時貢于鄉舉于成均者踵相繼迨君之曾大父廷皎大父洪父賣之皆潛晦弗仕世為孝友闢家塾以教諸子族人故鄉里莫不稱王氏為望宗焉君幼穎悟能傳記下筆不凡鄉先生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佳器當必有成君受教于大父能自奮為文敏捷以氣為主同輩推服會 國家科舉法行君出試有司稍不合輒慨然曰名宦之競孰若岩壑之逸乎遂

絕意仕進擇所居靜曠隙地面山築堂題曰屏山因以自號內  
翰虞公為書之堂左為齋貯書萬餘卷扁曰訓經罔巒竹樹深  
秀喬然隱者之居焉君每旦上堂候溫清甘旨退則坐齋中閱  
經史盡乃已生產家事悉任奴隸井有條序嘗曰理家猶理國  
失其術則綱目紊矣兄弟無間言族姓蕃息慮之如一家羣從  
勤學者獎掖之遠游者資助之皆冀其成諸子稍長為聘名師  
同里鄰邑聞風爭來就學君喜曰此吾之所以淑夫人者耶遂  
適朋友時節必來會君為具款延相與講經義評古今人物賢  
否政治得失倡和為樂而不肖無賴者至不敢安其境其為人  
人所愛畏如此性尤好施與樂周人之急遭歲侵大雪使諸子  
探飢者宥以粟賑之且戒勿令人知以小惠千譽非我志也東  
林士友規建精舍為肄業之所而力有不足將捐幣割曰助成

之聞于官已書院頌以圖久永忽感異疾責志以歿君子惜之  
享年五十有九方無恙時樂清隱林丘之勝預為壽載及疾革  
勅諸子曰吾平生不信僧道正現我且死勿以此為我累一遵  
士禮治喪事汝曹能以詩書承家不墜先業吾死且瞑目矣語  
畢而逝諸孤以卒之歲五月十八日奉柩以塋治命也君娶章  
氏有淑德君為義事贊助居多子男三人可大直大方大孫男  
六人中心如心宅心啓心澄心俊心女一人所為詩有雙清葉  
若干卷君資器沉重寡言笑貌服閭潔望之如世外人而明智  
足以察微圖機善于應變其才蓋可用于世者願乃惟志黯晦  
終無怨尤其所以自處固亦何憾而知君者則不能不為深惜  
焉嗚呼堯考其行雖古有道之君子何以尚之是宜為銘銘曰  
繫天降才豈普不齊才既豈矣時或莫為猗處士君生逢

明時又有其才孔完孔宜胡不顯庸乃退弗施乃韜其腴乃燭  
其極不激以亢不渝以卑惟樂其素履坦夷有臨必發子孫之  
貽後欲知君味茲銘詩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